

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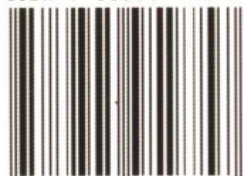
[卷三十九]

远方出版社

全案策划：大 地
封面设计：福瑞来



ISBN 7-80595-975-7



9 787805 959757 >

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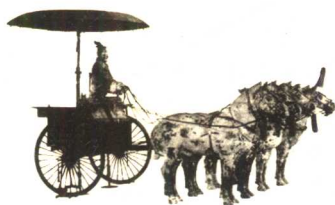
全套定价：1280.00元（全48卷）

中国全史

主编
程思源

秘史 卷三十九

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 - 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 - 80595 - 975 - 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媚茶儿三雕一箭 粲莲花片语全贞

话说三姊妹呷了几口茶儿，起初原想就要告辞回去，此刻却尽坐着不走。三个姊妹，六只妙目，一起盯住了骏帝，一个个春上眉梢，红添粉颊。偏是四下里又奏起了靡靡的宫商，格外动人情绪。三姊妹越发如醉如痴，嘴唇含指，喘息微微，先前的端庄娇羞，却变做了荡态毕露，媚目撩人。骏帝却安闲自在的只顾喝酒，先前的一副猴急相儿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此时只见静贞斜睨了骏帝，娇滴滴的“圣上……圣上……”叫了两声，似笑非笑的双目一睨，亭亭起立。

骏帝便用箸儿一击金尊，小环已应声而入，径趋至静贞身畔道：“公主醉也，待小奴扶公主睡去。”静贞微微应了一声，秋波儿又掠向骏帝面上，轻盈一笑道：“圣上……圣……，妾去睡了。”说毕便由小环扶了走出。静贞也不向两个姊妹说声，两个姊妹也不阻止静贞。不多时，静仪和静婉也由小环一个一个的扶了出去。骏帝就是喝酒不止，这时已有七八分酒意。小环已安顿好了三姊妹，便含笑对骏帝道：“渔郎好去问津了，桃源洞口，还须依次探路，不要兴儿浓如酒，狼籍好花枝。”骏帝掷杯离座道：“论功行赏，当让阿环可儿首占一筹。”小环笑道：“已是鼎足三分之势，小奴也不忍再分杯羹的了，良辰容易，快些去吧，可晓得神女巫山，已如大旱之望云霓，还不去沛然下降，分润雨露，便要憔悴花枝了。”骏帝哈哈笑道：“小妮子煞是可儿——连篇的掉书袋，你识几个字呢。朕躬便听了你的话儿，你的十大功劳，权且记在簿上，日后再行酬功给赏。”骏帝话毕，便兴冲冲的进了寝殿，好不得意。三个花一般的美人儿，给他一箭三雕，都领略了滋味。在一般登徒子看来，使觉得骏帝艳福无穷，谁也不想希望有此一日，若是想到了如此一来，便沦入了畜生道中，却要惕然而悟，不敢作非分之想了。便是三姊妹初时何等

端庄自重，入后怎又媚态毕露，变了怀春的少女，与先前判若两人呢？小子若不表白一番，岂不是大大的一个漏洞。

原来三姊妹的变态弊病就出在珍珠八宝糕上。因为三姊妹所食的糕中，都和了媚药，她们吃了下去，怎不要发作，所以她们吃的当子，觉得糕的味儿甜也甜得精细，香又香得特别了。只是单吃了糕儿，性儿发作还要慢些，偏又呷了几口茶儿，那茶叶也用媚药练过，经不起滚水一冲，味儿多出，试想喝了下去，三姊妹怎不要立刻迷失了本性，逗起一团欲火，做出媚人状态，以致受了骏帝的玷污。就是一时还不清醒，等到媚药性儿过去，恢复了本性，木已成舟，三姊妹也只得含垢忍辱了，顺从了骏帝。从此便不时进宫，与骏帝幽会，竟也忘了廉耻，一般的献媚求怜。论到此事的罪魁祸首固是骏帝，要不有助纣为虐的小环，唤一声更衣，献了这个毒计，三姊妹也许不致失身。小子写到此处，倒又要将小环的来历向阅者报告一番了。

原来那个小环，她的父亲本是江湖上的一个巨骗，专一贩卖人口，诱拐小儿，奸骗妇女，又会和制迷药媚药，更兼足智多谋，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恶徒，江湖上人称他小诸葛贾清泉。小环的母亲徐氏，也是一个阴贼残忍的婆娘，夫妻俩合做那伤天害理的生涯，从来没有破案。有一次却失风被捕，审讯之下，县丞知是积案如山的一双恶人，便立毙杖下。那时小环也已十四岁了，她早已学会了她父亲的本领，自从她的父母死了之后，失去依靠，便由一个姓赵的内侍收留了她。不久，便夤缘进宫，深得骏帝宠爱。这次便将从前所存留的媚药，作成了静仪三姊妹，从此更得骏帝宠爱。逢到骏帝所爱的妇女，有不愿顺从的人，都由小环用媚药的手段成就了好事。

有天，骏帝退朝之后，照例至显阳殿谒见路太后，只见殿上正坐着一个面似鞭芙渠艳，腰同杨柳细，活泼泼一双妙目，尖葱葱十支春笋的美人。她见骏帝进殿，即便起立，轻折柳腰，徐跪玉膝，盈盈下拜。骏帝竟上前双手挽扶道：“卿是何人？”美人娇怯怯的道：

“臣妾乃侍中杨顺之妻石氏。”骏帝听了她脆生生的一副娇喉，好不悦耳动听，早已魂飞魄散，便匆匆和太后说了几句没关紧要的话，告辞出殿，即命宫女寻到小环。骏帝道：“环儿，显阳殿中现有一个天仙般的石美人，你须与朕设策。”小环道：“这时才过辰刻，捱到天晚还有三、四个时辰，难道圣上要白昼和她云雨不成？”骏帝道：“朕躬已是刻不待缓，怎能捱到晚上。并且那个石美人，恐她不到天晚，便要去了。”小环见骏帝如此急色，不禁笑道：“圣上终是这副样儿，依小奴看来，此事原也容易，竟不必用什么媚药，只要引诱她到了圣上寝殿，圣上自去挑动，臣下的妻儿一来震于圣威，二来乐得顺从，得沾圣上雨露，哪有不马到成功的理？准备携手上阳台好了。”骏帝听了觉得甚是合理，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须要怎样的话儿去引诱石美人进朕的寝殿？”小环道：“此事不难，由小奴办理好了。圣上无事，不妨先至寝殿等候，小奴自会送上玉人给圣上消受。”骏帝便欢然而去，小环也到了显阳殿外，远远的站着，等候石氏出殿。

且说石氏在路太后殿中闲谈了一回，见将近午刻，便向太后告辞，太后坚留石氏午膳，石氏称谢谨辞，太后也不强留，石氏便娉娉婷婷的走出了显阳殿。正想绕道出宫，小环早已抢步上前，笑盈盈的道：“这位敢是石夫人？”石氏站定姣躯，见面前一个宫女，生得也有六、七分姿色，白生生瓜子脸儿，微有点细白麻儿，小小樱桃朱红一点，细零零的一个小身材，显得玲珑活泼。石氏也含笑道：“姑娘正是。”小环便道：“皇后王娘娘见请夫人有话面叙。”石氏听了好生诧异，暗想，我与王娘娘素未会面，有甚话儿邀我面叙？只是她既遣了宫女前来相请，不便推辞，只得由小环前导，随后相从。三个转，四个弯，走到了一所宫前，小环便站定了道：“石夫人请进去便了。”石氏抬头一瞧，见宫门上面的“燕安”两字，不觉诧异道：“此处乃是寝殿，难道此刻王娘娘还未起身不成，想是姑娘误走了。”小环听了石氏的话儿，暗叫一声苦也。这个雌儿，倒也识字，只是她已到了此地，还怕她插翅飞去，便不由石氏分说，猛的将石氏推进了寝殿，即将殿门拽上，嚓的一声，门外已上了锁。小环却依旧站在

门外等候。

石氏被小环出其不意推入了寝殿，便知事有蹊跷，她原是个很有机智的妇人，当下便镇定了心神，静待发生变化，再作对付的打算。这时已见牙床背后，走出一个人儿，笑吟吟的走上前来。石氏一瞧便是骏帝，心下已明白了五、六分。只见骏帝到了面前，即道：“石夫人莲轩惠然下降，真是朕躬莫大的幸事，想是三生石上早订良缘，今日便可一偿宿盟了。”石氏见骏帝一开言便是无赖口吻，暗想这般光景他竟要白昼宣淫了，不如且用缓兵之计，暂免一时，再图脱身的法儿。当下便佯作媚态道：“蒲柳贱质，怎生有此福分。”骏帝听了暗想，原有这样容易，她竟千肯万肯了，顿时心花怒放，便想伸手去携石氏的玉手同上牙床。好一个石氏，身子微退了两步道：“圣上何必急促于一时，还惧臣妾飞去不成？依了臣妾的下见，觉得当天白日，未免难堪，并且臣妾也没有薰香沐浴，遽与圣上鱼水，有秽圣躬，不如待妾即在宫中洗个浴儿，候至晚上，臣妾自当伺候圣躬，谅来圣上也不是个急色儿，耐不得半天工夫，偏欲急急于一时，反使臣妾见笑了。”骏帝听了石氏一番的婉转话儿，一时倒不便真做急色了，并且石氏并不要出宫，连洗个浴儿都说在宫中，可知她不是推诿，也许白日作这般勾当，不免格外害羞，当下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朕躬便依了夫人的话，入晚与夫人作乐好了。”

石氏见骏帝已坠入计中，便也媚笑道：“这才是圣上的洪恩，臣妾敢不感激。”骏帝却用手指儿在寝殿门上轻弹了三下。门外的小环，好不诧异，今天的圣上怎会这般不济事，一霎儿已完了。当时开了锁儿，推门进去。石氏见了小环，心中好不怀恨，只是未离虎穴，不便发作，暂时按住了怒气，装作一脸笑容，不待骏帝开言，径上前携了小环手儿，轻轻的附在她耳上说了几句话，又回过头来，笑对骏帝道：“圣上，臣妾去洗浴了。”小环见骏帝点头而笑，便和石氏走出了寝殿，送她出了宫门，任她回去。

小环回进里面，见了骏帝便笑道：“圣上今天怎也不济事，好不羞人。”骏帝道：“尚未真个销魂，怎说朕躬不济。”小环惊道：“既未

巫山云雨，怎放石夫人回去洗浴？”骏帝跌足道：“谁让她回去？”小环道：“方才石夫人对圣上道洗浴去，圣上如何点头含笑，不加阻止？”骏帝道：“朕还当作她在宫中洗浴。”便将石氏说的话一一讲给小环听了。小环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，小奴与圣上全被她瞒过了。方才石夫人附耳对小奴道言：‘已被圣上所污，刻欲回家洗浴，人晚再来伺候。’当时石夫人便向圣上道了声去洗浴了，小奴还当作圣上任她回家洗浴，便送她出了宫门。如今鸟儿出了笼，休想她再投罗网了，横竖圣上已有三位公主相待，便赦了这个石夫人。”骏帝懊丧了道：“朕躬万想不到，反着了她的道儿，连你这般机巧，今天也中了计儿，她既是如此，朕偏不愿放她过去，无论怎样，定要使她与朕并枕一回，才肯干休。小环可儿，你还须想个上上策儿，报仇才是。”小环摇头道：“若在宫门之内，不是小奴夸口，任凭哪个，终脱不了小奴手掌之中；如今在宫门之外，小奴只得谨谢不敏，只好由圣上自作主张，想个法儿，使石夫人拜倒在圣上面前了。”骏帝凝神累索了一回，蓦地哈哈笑道：“有了！有了！”正是：

已纵飞鸟投林去，鹿事还须张网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存心纵欲贞妇魂飞 有意成仇藩王家破

话说骏帝哈哈笑道：“有了！有了！”小环便道：“圣上有了什么妙计？”骏帝道：“朕想起来了，石氏为侍中杨顺的妻室，朕便向杨顺索取，他若敢道个不字，朕索性先杀了他，将石氏抢进宫中，怕不给朕受用。”小环皱了皱眉儿道：“照了这样做去，不免传扬开来，受人议论。”骏帝勃然道：“谁敢多言，先斩了他的头儿。”小环见骏帝有些不悦，她便默然不语，任凭他去胡做。骏帝即命内侍传侍中杨顺进见。不多时刻，杨顺已应召而至，见了骏帝，骏帝便道：“汝妻石氏，适间在显阳殿，言语冲撞了太后，竟不别而行，朕念她女流无

知，一时失检，故特召汝入宫，快去禀告石氏，命她速即进宫，向太后谢罪，也就是了。”杨顺尚未知内里情由，听说石氏胆敢冲撞了太后，急俯伏地下道：“臣妻出自小家，罔知礼节。幸圣上英明，念她女流，不加罪责，臣当敬遵旨意，命臣妻进宫谢罪，一听太后发落便了。”骏帝道：“太后仁慈，决不难为尔妻，汝快去吧。”杨顺谢了骏帝，出宫回家。

见了石氏。好不愤怒，便诘责石氏：“怎生大胆，竟敢冲撞太后，如今圣上有旨，命你入宫谢罪，速即前去，不得延误。”石氏听了惊得花容失色，遂且泣且诉，一一的情形，全说给丈夫听了。杨顺方始如梦初醒，好不惶急，要是违旨不去，骏帝便要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到他们夫妇身上，要是让石氏进宫，明明是送入虎口，一任昏君玷污，自己也对不起石氏，就是石氏，谅也不愿进宫。这时石氏见了杨顺焦急的样子，不禁姜然下跪道：“官人宽心，贱妾拼了此身，入宫去见那昏皇便了。”杨顺明知石氏此去，决不肯受污，定遭惨死，不禁泪下如雨，也跪了下去道：“不如待下官弃了官儿，与汝一同逃走。”

正在话间，家人进内报道：“宫中有宫女两名在外，用了宫车来接夫人。”石氏一咬银牙，对杨顺道：“贱妾去了，官人珍重。”话毕便出了府门，径登宫车。到了宫门停下，即由两名宫女，导至了骏帝面前。骏帝好不得意，嬉笑着道：“石夫人，你的芳体，想必早已洗净，来、来、来，朕和夫人要践约了。”话毕，便上前来拽衣袖。

石氏袖儿一拂，顿时柳眉倒竖，杏目圆睁，指了骏帝道：“伦常礼义，怎可忘了；臣下之妻，岂君可辱。妾此次应召而来，早已存了必死的决心，已无生还之理，圣上若能幡然改过，不加凌辱，不仅贱妾深感圣恩，即是皇宋山河也不致沦亡；若定欲见辱，妾一死不足，惜皇宋山河眼见要断送在昏君的手里了。”石氏将骏帝一番辱骂，换了别个皇帝，早已大发雷霆，偏是骏帝反哈哈大笑道：“石夫人一怒，丰致更见绝色，不要说皇宋山河因卿断送，就是朕躬性命因卿而亡也是值得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石氏见骏帝这般厚颜，

激怒他不成，暗道一声“罢！”一头向柱上撞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石氏娇躯已被一人自后抱住，石氏回头看时，便是那个小环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石氏便破口骂道：“没廉耻的贱婢，助恶作奸，我生不能食尔的肉，死了却不放你自在！”小环毫不动怒，只微微含笑，石氏正想挣脱，小环却伸出右手，向怀里很迅速的拿出一件东西，向石氏嘴鼻上掩去。石氏只闻得一缕异样的香味儿，直冲进脑门，便失去了知觉，恍如死去的一般。便由小环等扶上了牙床。骏帝拍手笑道：“还怕她飞上天去，环儿真是可人。”原来小环早知石氏激烈，此次入宫，定不肯曲意从顺，她便取了迷魂药儿藏在身边，到了此时，便取出使用，任凭石氏怎样抵抗，一闻了迷魂药儿，休想再会动弹。以下的事儿，小子也不忍写了，无非一个清清白白的石氏，在那不知人事的当子，受那淫君的玷污罢了。

等到石氏的药性过去，醒过来时，自己已是一丝不挂，睡在锦被之中，明知受了污辱，不禁掩面痛哭。这时室中，静悄悄一个人儿也没有，原来骏帝尝了肉欲之后，他便抽身而去，只剩两个宫女守在门外。石氏见室中无人，身已受辱，便起了自尽的念儿。那时天已昏黑，石氏便将锦被的被夹撕成了几条，一条条接了起来，即在牙床上面的床柱上，扣成环儿，踏上床栏，套入粉颈，一双小金莲离开了床栏，便悬在空中了。不多时候，石氏的一缕芳魂，已脱离了躯壳。等到宫女们入内上灯，瞥见石氏赤条条吊在空中，急忙报知骏帝。骏帝见了，倒也十分不快道：“朕竟害了她了，急命宫女们抬了下来，好好安殓。”此后便不准小环再用迷药。

小环也忽忽若有所失，精神错乱，不多几天，小环也就一病身亡。骏帝甚为痛惜，从此失去了一个心腹。有人道：“小环的死，系被石氏阴夺其魄。”小子对于迷信话儿，向不愿提倡，小环的死，也许因石氏自尽之后，深恐石氏向她索命，便惊悸成疾，精神错乱，才致死的，不见得真有石氏的鬼魂向小环索命的事，这且不提。

且说骏帝自小环死后，全仗静仪等三姊妹轮流承欢。只是骏

帝私通从姊妹的事，此时却流传到了外面，早已物议沸腾，俱道圣上荒淫。不多时，传到了出镇荆州的南谯王义宣耳中，自己女儿竟被骏帝淫污，怎不教义宣愤怒。这时，恰巧有个雍州刺史臧质调任到江州，臧质自恃帮助了骏帝，同起义师的大功。骏帝即位之后，却不将他重用，他未免怀恨在心头。如今探知南谯王义宣因女儿被淫，也在反对朝廷，臧质原与义宣儿女亲家，因质女镜影为义宣儿子采的妻室，质就暗暗修书与义宣，挑他起兵，进窥建康，彼亦当率兵相助，愿效前驱。义宣本在怀恨朝廷，经臧质一激，便暗行向四处接洽。原定到了秋凉，一同举事。哪知豫州刺史鲁爽与臧质已贸然兴兵，义宣也只得仓促从事，一同发难。

消息传到了骏帝耳中，好不惊慌，他因义宣兵力强盛，便欲让去皇位，自愿迎义宣为帝。一般诸王大臣也没有主张，独有竟陵王诞，反议道：“义宣兴兵犯上，妄动干戈，师出无名，定难幸成，不如遣将迎敌，一决雌雄，怎便以大位拱让他人。”骏帝本无成见，遂止让位之举。即命领军将军柳元景、左卫将军王玄谟等，会师往讨义宣。

这时，已有益州刺史刘秀之不附义宣，径率军暗袭江陵，雍州刺史朱修之又佯附义宣，暗中仍通使建康，待机发动。义宣认修之真心归附，也不防备他了。直至以后义宣传檄，命朱修之出兵接应，修之按兵不动，始知修之并不真心归附。便命司州刺史鲁秀率兵攻打修之，不多时日，已是刀兵四起，遍地烽烟。直到义宣各种的军马失败，义宣伏诛，才告呈平。骏帝自义宣死后，便将他的女儿，尽行召入了后宫，静仪、静婉、静贞三姊妹更是不必说了。就中尤以静仪最得骏帝欢心，日夕相依，宠冠后宫。后来竟产了一儿，骏帝越发欢喜，替静仪的生儿取名“子鸾”，排行第八，封静仪为淑妃。但是究竟是个从妹，不能直说出去，便算了殷琰的家人，没入义宣家，由义宣家又没入了宫中，便封为殷淑妃，这种异想天开的张冠李戴也亏他们想出。只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又怎能掩得尽世人的耳目，这且不提。

话说宋主骏自诛了义宣，志在集权，不欲柄归臣下，便不时的压制诸王，凌逼大臣。哪知越是专制，反对更是激烈。一般臣下，原已做了宁人息事，不敢有丝毫跋扈的举动，只有皇弟竟陵王诞，讨逆邵的时候，已在义师之列。此次讨义宣时，他又是独力主张出征，讨平了三大镇。骏帝便进封诞为太子太傅，领扬州刺史。偏是诞也不是个安静人物，自恃功高，便甲第连云，穷极奢华，巧置园林沼，更是华美非常。又招募了不少的精壮汉子作为卫队，甲仗鲜明，震动一时。骏帝在此使行专制的时候，本已疑忌甚深，如今探知了竟陵王诞这般情形，哪得不要防范。便一再调镇，最后使诞为南兖州刺史，更派仆射刘贤琛镇守南徐，暗行监视。

到了改元大明的第三年上，竟陵王诞果蠢然思动，修理城池，整顿甲兵，预备与骏帝争个高下。参军刘智渊窥知诞军作乱，他便托故回都，向骏帝告密。骏帝便暗行戒备，静候诞的反迹一露，即欲奉兵征讨。这时诞却狂妄愈甚，私制帝舆，万分精美，常乘舆率了卫队周行市中。又听信了术士屠伯阳的话，用蛊惑的术儿诅咒骏帝，便有吴郡的刘成、豫章的陈淡之先后上书告变。骏帝即召台臣，劾诞罪恶，撤去南兖州刺史，降爵为侯，令他回都，另命义兴太守桓闾为兖州刺史，拨给羽林军三千人，出诞不意，袭取南兖州。

不料事机不密，诞早已得了消息，已是准备就绪。适至那日天明的时候，桓闾叩城，不提防诞已领兵杀出。桓闾原是袭人来的，哪知反被人袭，一时措手不及，立被杀死。三千羽林军也杀得四分五散。

骏帝得了报告，便命沈庆之统兵讨逆，并飭豫州刺史宗慆、徐州刺史刘道隆一同会师广陵城下，限期破城。三人的兵马到了广陵城下，立即进攻，竟陵王诞几次出城迎敌，终是屡战屡北，没打过一次胜仗，诞只得据城固守。这时骏帝即连连催促庆之从速破城，生擒竟陵王。庆之便督诸军，奋勇攻城，便攻破了城池，杀进城内。诞见大势已去，只想逃命免死，便逃至后花园中暂避，为裨将沈胤之所见，上前追拿。诞飞奔图免，也是命该绝了，一个不小心，失足

坠在池中，当下被官军牵出，枭首送京。诞母殷氏，妻徐氏俱自尽而亡，诞子景然初时幸得避匿，而后不多几天，仍被官军所获，难免一死。好好一个竟陵王不做，妄想蠢动，便做了第二个南谯王义宣，弄得家破人亡。这且不提。

话说骏帝自从征平竟陵王，更是猜忌臣下，狎侮大臣，更兼又是声色货财，赌博纵酒，无一不贪。一班臣下，深恐直言见罪，一个个不敢忠言纳谏。正是：

知机莫作忠言谏，烦恼皆从开口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呼卢喝雉宫殿成赌窟 泣血椎心豕豕归艳骨

酒绿灯红，笙歌四座，宫娥内侍，一个个传菜送酒，川流不息的奔走，好不忙碌。原来宋主骏帝嫌旧日的宫殿卑陋狭小，不畅于怀，便鸠工建造了一殿，朱梁画栋，穷极精工，题殿名曰“玉烛”。这天是玉烛殿落成之日，骏帝便在晚上大开宴度，召百官饮宴，一般臣下，谁敢不至，琼筵始开，笙簧并奏。骏帝居中一席，南面高坐，右首里坐了个宠妃静仪，便是义宣的女儿，冒称殷淑妃的。左首里坐着一个不承宠的王皇后，其余几个心爱的妃嫔和静婉、静贞等，也列在下座陪饮。一时传杯弄盏，好不尽兴。饮了一个更次，百官个个暗使了一个眼色，便纷纷离座，欲拜谢告辞。

只听得上面一个内侍高传帝旨道：“圣上传谕百官，今夕须各人尽兴，不醉无休，失仪勿责，幸毋推辞。”百官听了，面面相觑，暗暗叫苦，只得硬了头皮，重又入座。有几个便佞谄谀的官儿，听说失仪勿责，正中心怀，乐得畅饮尽醉。只苦了几个端肃持重的大臣，一般不善饮酒的人儿，勉强陪座，好不难堪。还有那个正宫王皇后，她原是不愿与宴，此刻便离宫告辞。骏帝本嫌她在座碍眼，巴不得王皇后早些退席，便一任她回去。

骏帝此时已有了五六分酒意，又要显出狎侮大臣的手段，便指了金紫光大夫五玄谟呼为老伦，又指仆射刘秀之呼为老慳，侍中颜师伯齿向外露，骏帝便指为龋。其余短长瘦肥、黑白妍媸，一个个俱有定评，起了绰号。一般臣下，都是莫敢如何，只有含笑承受，累得殷淑妃和一般妃嫔都掩了樱桃小口，吃吃的暗笑。骏帝好不得意，连浮了数大白，更有三个骏帝信任的宠臣，三个都是南台侍御史，兼中书通事舍人，一个叫戴法兴，一个叫戴明宝，一个叫巢尚之。这三个人儿都是胁肩谄笑，能谀善颂的宝货，又是狼狈为奸的同志。这时见骏帝欢悦的当子，便一个个去捧觞上寿。骏帝也欣然进酒，不免又增加了几分酒意，便命法兴执了壶儿，明宝捧了一个能容斤酒的酒卮，尚之却由骏帝授与了一支金漆杖儿，嘱他们三人到每席上面，每个人儿各进三卮，不得延迟。又命宫女们相替击鼓，若有三通鼓，歇三卮酒却还没喝完的人儿，尚之即加杖击，直待饮毕，方可停杖。骏帝这个玩法一宣布，一般不善饮酒的臣下，怎不着慌，便会齐了俯伏在殿下，求骏帝豁免。

骏帝原要作弄不会喝酒的臣下，哪肯饶恕他们。这些人没法，只得苦着脸儿，依旧坐下，拼却一醉也就是了。鼓声起处，法兴等三人逐席行去。不多时，受杖的人已有几个，笑得殷淑妃倒在骏帝怀中，静婉、静贞与嫔妃宫女们等，也是一个个笑得花枝招展。等到合殿的席上行遍，呕吐狼藉的人儿，东起西应，此停彼吐，也有几个竟醉得人事不知，睡倒在地上。

殷淑妃见了这般光景，才婉言道：“群臣量浅，乞圣上饶恕了他们。圣上也好停酒进膳了。”骏帝此时，已是尽兴，更兼殷淑妃进言，哪忍不听，便传命撤席，百官各退。除留下了戴法兴、戴明宝、巢尚之三人之外，又留住了一个媚事希宠的人儿，便是那个露齿的侍中颜师伯。原来师伯曾做过一任的青冀刺史，收拾所得资财，不亚千万缗。内调了侍中，骏帝也知他富有，此夕便留下了他。等到席终撤筵，即于彼等呼卢喝雉，豪赌起来。偏是师伯的赌运亨通，十有九赢，把个贪才好货的宋主骏帝输得额汗淋漓。师伯见了暗

暗好笑，一个转念，却想着不妙了，要是再赢，深恐骏帝发急，便重重的下了一注百万缗。骏帝笑道：“朕躬此次定要赢你了。”话毕，举手一掷，恰巧得雉。骏帝好不欢喜，满想这回赢定了。哪知师伯随意掷出，居然得卢，骏帝急得失色。好一个颜师伯，不慌不忙的敛了子道：“几乎得卢，险些叫圣上受输，如今臣却输了百万缗，圣上鸿运，究非臣下所能企及。”骏帝明明输了，如此一来，反变作了赢家，贪财的骏帝怎不要大喜过望。随即停止，不再赌了。师伯和法兴三人便也告辞而去。骏帝即将赢得钱儿分赐殷淑妃与静婉、静贞等人，这晚便与殷淑妃留宿玉烛殿不提。

从此，骏帝便想出了一个敛财的方法，每经二千石的刺史，还都卸职，调为了内任，便招入玉烛殿，通宵赌博，必将臣下的钱财尽数倾囊才肯放他出去，却将所得的钱财又任情挥霍。如此的帝皇，简直成了市井的无赖，说也可叹了。只是花不常好，月难时圆，人生在世，怎得永无缺憾，尽过着逍遥的日子。骏帝虽是贵为帝皇，威震臣下，声色歌舞，任意作乐，似乎人间缺憾，再也轮他不到。哪知冥冥之中，偏却使他生个缺憾了。

原来那年的晚春三月，艳阳天气，芳景宜人。这一天傍晚的时分，骏帝与他心宠的殷淑妃在花园中间游了一会，便想回宫。行经碧桃花下，殷妃见风儿过处，碧桃花片，便狼藉了一地。殷淑妃触景生感，不禁微微的叹道：“无计留春住，花儿都飘零净尽了。”骏帝见殷淑妃惜花起感便道：“朕躬想与爱卿即在碧桃花的下面设席饮酒，一来为卿解闷，二来借作凭吊花神，爱卿你道如何？”殷妃含笑点头。骏帝即命内侍设席花前，和殷妃小酌。不多时，一轮明月照澈园中，殷妃索性命宫女将席上的风灯一齐熄灭。骏帝笑道：“熄了倒好，越发的幽静凉爽了。”殷妃这晚格外喜悦，便也多进了几杯酒儿。骏帝见殷妃欢心，更是有兴，两人谈些风月，观赏花木，浑忘了夜深露重，寒侵衣袖。这时，猛的一阵寒风吹将过来，碧桃花片簌簌的飘下，落满席上。殷妃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方觉身上冷了。散云一片，又遮住了碧月，更见得阴索索了。殷妃便对骏帝道：“夜

深了。”骏帝点头道：“朕与爱卿同至玉烛殿去安息吧。”话毕，即携了殷妃玉手，缓缓而行。

骏帝见殷妃粉颊通红，宛似霞烘，知她已是醉了。殷妃醉眼惺忪，微笑向骏帝道：“妾双足的力儿，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骏帝便道：“朕使宫女扶持爱卿可好？”殷妃头儿一摇头：“不要她们扶持，圣上……圣上你……”骏帝见了这般娇憨模样，好不心醉，便笑道：“待朕躬亲来扶持可好？”殷妃颀然一粲，一个娇躯倒在骏帝的臂弯上面，一只右手却钩住了骏帝的颈儿，一个蛾眉臻首倒靠在骏帝的肩头，她已浑身儿不自做主。骏帝便一步步的将她扶到了玉烛殿寝塌上面睡下，也累得喘息微微。不多时，双双进了锦被，光儿浓于酒，不免寻欢过度。

到了明天，殷淑妃便头痛身热，咳呛心烦的卧病在床，从此一天重似一天。急得宋主骏帝日夜不宁，饮食无心，千方百计的延医服药，终如石沉大海，丝毫没有起色。殷妃的二妹静婉、静贞便私向骏帝奏道：“殷妃起病的上一晚上，不是和圣上在园中花下饮酒，不要冲犯了什么花神，还请圣上召了巫师，在园中祈祷一番，也许殷妃的病儿从此轻减。”骏帝此时，只要有人想出法儿替殷妃减轻病势，无有不允的理。如今听了两姊妹的话倒也有理，急召了巫师到园中去祈祷。骏帝便亲入园中诣香祝告，哪知忙了三日，殷妃的病势不但见减，却又加重了几分，竟奄奄一息了。骏帝越发坐卧不安，精神颓唐。

殷妃的病儿，捱延到了四月初四的那天，殷妃自知不起，便含泪对骏帝道：“臣妾福薄，不能永侍圣躬。妾死之后，圣上当以国事为重。切勿悲伤，致伤圣躬，妾在九泉更是不安，妾子子鸾，还望圣上加意善视。”殷妃话毕，不多时竟摒弃了宠爱她的骏帝，一瞑不视了。

骏帝哭晕了几次，比死了爹娘更要加上几分，便追封为贵妃，予谥曰宣，埋于玉龙山下，立庙皇都。出葬的那一天，特给脍炙车载奉灵柩，公卿百官、嫔御六宫，排班执引，素服举哀，送丧的人数